

第一章 重生回到十七歲

正值初春，昨夜下了一場大雪，一夜之間，汴京銀光素裹。

林一禾手捧著湯婆子，身披著狐皮錦衣繡花斗篷，立於窗戶邊。雙眸似水，凝視著院子中那棵枝頭掛滿積雪的杏花樹，許久許久，悠悠長歎了口氣。

兩天過去，她終於確定自己重生了，回到這身體十七歲這一年，真是太太太不可思議了。

她本是異世孤女，一場意外魂穿到古代一個和自己同名同姓的十五歲女子身上，本以為這已經夠不可思議了，沒想到竟然還能發生重生這種事，老天爺對她可真是……

想到這，林一禾勾了勾唇，帶了些許自嘲。

老天爺對她應該算是還好吧，畢竟給了她兩次機會。

不知道過去多久，一身著藏青色襖子的婢女拎著食盒走進院子，一進來便看到她裹著斗篷站在窗戶邊，小臉凍到蒼白。

婢女的杏眼閃過擔憂，忙道：「小姐又站在窗戶邊吹冷風，身子骨還沒好利索呢，快回床上躺著。」

林一禾看到元英，眼眸有了些笑意，道：「躺累了，才剛站了一會。」說完，還是很聽話地走回榻上坐下。

前世，元英是唯一一個對她忠心耿耿不離不棄的婢女，陪她在深宮中度過了漫長而孤寂的十年。十年的陪伴，林一禾早把她當家人。

元英進到屋內，小心放好食盒後便立刻去把窗戶關上，擋住了外面那股寒意。

林一禾看著那精緻的食盒，不由皺了皺眉，即便還沒有拿出來，也聞到了那股濃濃的藥味。記起前世就是這樣，剛穿來的這兩年，她好像有一半的時間都在喝藥。原主十五歲那年，和兄長去上香途中遇到流匪，兄長不幸遇害，原主也受了重傷，原主本就體弱，那次重傷更是和死亡只有一線之隔，愣是調養了半年才能下床。也正是那一次意外，原主走了，林一禾穿來了。

好不容易活下來，林一禾當然很珍惜，一直小心養著身子。而這一次之所以會生病，全是被父親和繼母氣糊塗了。

這兩年，皇帝身體越來越不行，前兩個月病情忽然加重，國師掐指一算，說皇帝這次的病，唯有新立一位皇后方能轉危為安。

皇帝怕死，自然是寧可信其有，更何況立后對他來說根本不是什麼難事，本想著下一道聖旨把貴妃升一升的，但國師又掐指一算，說宮中眾娘娘的八字皆不是鳳命，不是鳳命嘛，自然也就旺不了帝皇。

得了，那還不簡單，皇帝一聲令下，給禮部一個月的時間選秀，各世家貴族但凡適齡未婚配女子皆要參選。

本來嘛，能進宮當皇后，是多少人都求不來的榮耀，問題是大家心知肚明，皇帝將近耳順之年，年輕的時候沉迷女色，早把身體掏空了。

國師說的立新后沖喜，不過是因為太醫院那邊已經沒有辦法，皇帝又不肯接受自己已經藥石罔效這個事實，無奈之下給出的拖延辦法，不然為何不能把貴妃升上

后位？

無非是這樣太快了，到時皇帝未好轉，他就得擔責了。

眾人越分析，越覺得送女兒進宮弊大於利，搞不好才進宮就要給皇帝殉葬，畢竟大齊前兩任皇帝駕崩，後宮凡是無子嗣的妃嬪都被殉葬了。

於是那些心疼女兒的，能找到親事的都抓緊訂親，實在來不及訂親的，就暗地裡收買國師，求他在批八字的時候放自家姑娘一馬。也就林一禾的父親林廣，被繼室徐慧的枕邊風吹到喪盡天良，竟拿自己親生女兒去博富貴。

果然有了後娘就有後爹，以前兄長在的時候還能夠為原主撐腰，沒有了原主兄長的庇護，林一禾在府中的日子可不好過。若不是她一直裝體弱，在徐慧面前三次有兩次暈倒，徐慧被她暈煩了，不然還不知道會被怎麼折磨。

說起來林家也算是百年世家，不過到林廣這一代已沒落到沒人記得他們也曾經顯赫過。可能是曾經的輝煌讓林廣太懷念了，所以才在聽了徐慧的建議後作起了國丈夢。

上一世的林一禾，不過是沒什麼社會閱歷的十八、九歲女孩，加上又是孤女，從來沒人教過她為人處世（爾虞我詐），裝病避禍還行，但論算計，如何是徐慧這種後宅磨煉過擅於心計之人的對手？

直到林廣對她說，她的八字被國師選中，立后的聖旨準備下來，才知道父親對自己幹了什麼。想到自己要嫁個一個五六十歲的老頭，還要一輩子鎖在那宮牆之內，林一禾大受刺激，同時也很恐慌，大鬧著不進宮，鬧得林府雞飛狗跳，甚至做出了逃婚的行為，最後被徐慧用繩子捆了在柴房關了五天五夜。

若不是因為她在柴房凍到忽然高燒不退，徐慧怕她病死了不好交代，不得不放她出來，不然才不會只關她五天五夜。

林一禾這次正是重生到剛從柴房出來，躺在床上燒得昏昏沉沉時，想到前世這一場病也是喝了好幾天的藥才好，她就想流淚。

既然重生，為何不能早幾天？若能早幾天，她一定不鬧，不鬧就不會被徐慧關柴房，不關柴房就不會生病，不生病就不用喝藥……命懸一線那半年，她喝藥已經喝到有陰影，這次又要喝這麼多天又苦又臭的中藥，寶寶心裡苦啊！唉，但不喝又好得慢。

元英小心翼翼從食盒端出還冒著熱氣的藥，輕輕放到林一禾跟前的小案几上，臉上堆滿了笑意，哄道：「小姐，良藥苦口……」話還沒說完就頓住了，瞪大眼睛，一臉震驚看著自家小姐。

只見林一禾端起碗，雖然皺著眉，卻也把碗中的藥一口喝完。

咕嚕咕嚕一鼓作氣喝完手中的藥，林一禾被苦到眼淚都出來了。

元英反應過來，忙轉過身去拿蜜棗乾。

連吃了兩顆蜜棗乾，林一禾總算緩過來了。

元英眼圈紅了，小姐自柴房出來後就變得懂事許多，不僅不哭不鬧，就連喝藥都不需要人哄了。常言道，不經一事不長一智，小姐這一次，一定是被狠狠打擊到了。

「怎麼眼紅紅的？」林一禾看著比自己還小兩歲的元英難過到不行的樣子，心裡也很不好受，她知道自己被關柴房的日子，元英也一直跪在徐慧院子求情，受了不少委屈。

元英緊咬著下唇，掙扎了半晌才把話說了出來，「老爺說入宮的事不可能有變，只怕小姐再鬧也沒用……小姐……您……不管小姐在哪，元英都會永遠陪著小姐。」

聽到元英最後那句話，林一禾眼眶也紅了，上一世，元英就是這麼做的。

林一禾放柔聲音，道：「放心，我不會再鬧了。」

因為鬧再大也改變不了進宮的結局，反而會因此埋下禍根……何況進宮後的日子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可怕——有蘇丞相啊！

前世如果沒有蘇恆，只怕在皇帝駕崩時她也跟著殉葬了。

他護她，從皇后到太后，教會她如何在殘酷中生存，每當她心生恐懼時，目光所及總有他的身影。

想到蘇恆，林一禾眼神不由變溫柔，那個大齊最光風霽月的男子，現在在幹什麼呢？

按前世劇情發展，這次病好後沒多久，進宮的聖旨就會下來。

林一禾清楚記得，前世聖旨下來前，彷徨無助的她聽信了另一個婢女的主意，幹了一件蠢事，最後這件蠢事雖然被徐慧壓了下去，但在她成為太后的數年後，在她以為就這麼平順悠哉過完這輩子的時候，卻被有心之人翻出來利用，差點讓自己陷入危機，更差點害了蘇家。

這世，她可不能再聽信那婢女的謾主意了，況且這一世的她，已經不再是那個只會彷徨害怕的小一禾了。

說曹操曹操就到，她的另一個貼身婢女元紅跑了進來，神祕兮兮附在她耳邊，輕聲說：「小姐，奴婢想到了個辦法。」

林一禾哦了一聲，整個人蔫蔫的，不是很感興趣。

她知道元紅說的辦法是什麼，無非讓她去跳湖，她們會找個小廝救她。和外男有了肌膚之親，有了這樣的汙點，自是不能進宮做皇帝的女人。

上輩子她也是蠢，慌亂之下竟然覺得這辦法興許可行，真去跳了湖，然後被剛好來林府找林廣的蘇祁所救……

元紅不知道林一禾根本不感興趣，以為只是生病的緣故提不起精神，自顧自往下把自己想到的辦法說了出來，一臉希冀地望著她。

元英聽到元紅竟然建議小姐拿自己的名聲去賭，急得直跺腳，「元紅姊姊，妳怎麼能出這樣的主意？這要是傳了出去，就算不進宮，小姐也得絞了頭髮做姑子去。」

可不是嗎？林一禾幽幽看向元紅。重活一世，她當然明白元紅在想什麼，無非就是不想陪她進宮，不想在宮中孤老一生，只要能不進宮，毀了她名聲算什麼。

元紅有些怪元英多事，瞪著她道：「老爺和夫人那麼愛惜名聲，怎麼可能讓這事傳出去。」

「話是這麼說，可、可……」元英嘴笨，不知該如何反駁，擔心小姐被說動，急起來說話更加磕巴。

「可、可、可，可什麼？要我說，做姑子也比進宮殉葬強。」元紅怕說不動林一禾，也不管什麼冒犯不冒犯，乾脆把話直白說出來。

這話轟一聲在元英腦中炸開，炸得她呆若木雞，進宮就會殉葬嗎？她不懂，愣愣看著林一禾。

林一禾沉默不語，前世她就是被這話刺激到了，認同元紅說的做姑子也比殉葬強，於是也沒想周全，就這麼衝動照做。

如果不是有前世的經歷，提前知道未來，知道進宮會平安無事，只怕再聽到元紅這話，她依舊會慌亂不安。即便不考慮元紅的方法，也會想其他辦法不進宮，畢竟誰不想活著，這身體才十七歲，正是美好年華。

可前世的經歷讓她明白，無論她怎麼折騰，都逃不過進宮的結局，同時也害怕不進宮，她和蘇恆這世就沒有交集。

沉思許久後，林一禾終於開口，說出的卻是，「不妥。」

元紅一聽這話就急了，「小姐，您的八字已經入了國師眼，若不犧牲名聲，可就真得進宮了。」

林一禾嗤笑出聲，什麼她八字入了國師眼，明明是她的家世入了國師眼，放眼汴京，怕是沒有幾個比她更合適的人選了。年紀正好，出身聽起來不錯，實際不過是無權無勢的沒落世家，選她這樣的既不會辱沒了皇后的身分，也不怕得罪人。就算最後進宮沒多久皇帝就駕崩，這樣的人家也不敢找當初提出這艘主意的國師算帳。

只要徐慧沒能在選秀聖旨下來前為她和林一苗定下親事，這新后人選，本就很大可能在林家姊妹之間。

徐慧捨不得匆匆忙忙給林一苗定下親事，更捨不得讓親生女兒進宮，自然就只能犧牲林一禾。怕是她早已在心裡盤算過，有林一禾皇后的身分做底氣，林一苗還能找更好的人家。

只可惜啊，人算不如天算。

「進宮就進宮吧，若妳不……」林一禾本想說，若妳不想跟著我進宮，就留在林府，但話還沒說完，每日都來看她笑話的林一苗又來了。

「姊姊，我來看妳啦。」伴隨這句話落，一梳著垂掛髻身披粉色斗篷，年約十五六歲的少女，精神抖擻出現在門口。

林一禾順著聲音看過去，忍不住挑了挑眉。顯而易見，今日的林一苗花了心思裝扮，格外俏皮可愛，也不怪徐慧絞盡腦汁想讓這個女兒高嫁，確實是有這個本錢。若不是知道這人真實本性，只怕還真會被她外表欺騙。

林一苗早對林一禾不理不睬的態度見慣不驚，逕自走到她對面坐下，很滿意看到她垂頭喪氣提不起精神來的樣子，咯咯笑道：「姊姊今日氣色看起來好了不少，

想必大夫的藥有效。」

說不清什麼心理，林一苗就喜歡看林一禾懨懨的樣子，見不得她半點好。

兩年前那次重傷，她和母親都以為林一禾死定了，沒想到拖了半年卻被救活了，讓她很是不痛快，為此她背地裡沒少在父親面前上眼藥——什麼剋母剋兄，說不定林家也是被她剋到沒落的；什麼沒良心，兄長因她而死，她卻這麼沒心沒肺……父親也因此對這個大女兒越來越不滿。

本來她對姊姊進宮做皇后是有意見的，憑什麼這個一直被她踩在腳底下欺負的人能一下子躍上枝頭當鳳凰？可母親說，林一禾即便是進宮為后，也不過是為林家為她做踏腳石。

想想也是，當今聖上都一把年紀了，只怕早已不能行男女之事，林一禾進宮只能守活寡，不能生個一男半女，到時候皇上駕崩，再讓母親對父親吹吹枕邊風，慫恿他主動讓女兒殉葬，這輩子也就這樣了。而她卻能趁機把握皇后妹妹的身分，好好尋一門親事，從此榮華富貴。

想到這些，林一苗笑得更加真摯了。

元紅慣會巴結人，林一苗才坐下，就忙去給她倒了杯熱茶，雙手恭敬遞上。

林一苗笑咪咪接過，隨意抿了一小口就放下。她喝慣了上好的茶葉，自是喝不下林一禾這邊的陳年舊茶，不過她過來西偏院又不是喝茶的，也不在意。

林一苗攏了攏身上的斗篷，屋內炭火不旺，只是坐了一會就覺得好冷，也不知道林一禾怎麼熬過來的。算了算了，她不過待一會就走，今天還約了張家和鄧家兩位姑娘過府，管她冷不冷，娘說了，只要死不了就行，無須對她太好。

「聽父親說，姊姊的八字被國師選中，可真是大喜。」林一苗笑容有些僵，不知道是冷的，還是心裡始終隔應這個一直被她踩在腳下的姊姊即將成為皇后。

林一禾覺得好笑，她這話說的還真是和前世一模一樣，但這世她不會再輕易被激怒。

「你們覺得喜，那便喜吧。」林一禾輕笑了聲，低下頭拿個未打完的絛子接著往下打。

向來伶牙俐齒的林一苗一時語滯，不知該如何接她這句話。

什麼叫他們覺得？這麼快就認命了？可惜啊，她還想看林一禾繼續鬧的，鬧得越大，父親越不喜，以後即便進宮了也不會幫著她。母親說後宮是吃人不吐骨頭的地方，沒有強而有力的娘家幫扶，地位再高也會被欺負。

沒勁。林一苗打壓得不爽便想走，恰好此時她的婢女小蓮來報，張家和鄧家兩位姑娘到了。

林一苗一聽，臉上頓時笑開了花，輕輕一躍便從榻上下來。

這兩位是她玩得比較好的手帕之交，三人常聚在一起傾吐自家後宅的糟心事，昨天她給她們下了帖子，約她們今日過府一聚，沒想到這麼早就到了。

元紅看著那杯並沒怎麼喝的茶，撇了撇嘴，喪著臉把它端出去倒了。

林一禾看著那抹消失在門口粉紅色的背影，打絛子的手並未停下，熟練地翻著線。張家鄧家……她好像有點印象，努力回想了好一會，才終於想起，微微勾了勾唇

角。

太逗了，還是她們。

前世林一禾進宮後沒多久，徐慧就為林一苗相中了兩門親事，本以為十拿九穩，想拿喬一番，誰料這兩門親事皆被張家和鄧家截了去。原本感情很好的三個姑娘徹底翻了臉，準確的說是鄧姑娘和張姑娘與林一苗翻了臉。

元英不解自家小姐為何突然笑得如此奇怪，但見她是真的高興，便也開開心心拿起針線小籃子，坐在小墩上繡荷包。

而林一苗那邊，聽到小姊妹到了，急匆匆趕回自己的北院。臨進院門前停下腳步，不忘整理了下頭髮，問小蓮，「我的妝髮可有亂？」

今日約了小姊妹，她可是特意裝扮了一番，看著銅鏡裡美美的自己，便想去西偏院氣一氣林一禾，誰知道兩人這麼早到，讓她好一番奔波。

小蓮忙笑著應道：「不亂，小姐天生麗質，哪怕只是簡單的裝扮也甚是好看。」

這話聽得林一苗心裡美滋滋的，嘴角直往上翹。

可不是嗎，三人之中，她一直是最好看的。

張瑩和鄧芳林已在屋內等候，七巧在伺候著。看到林一苗進來，雙雙站起身，熱絡地上前挽住她胳膊。

「瑩姊姊，芳姊姊，不好意思，怠慢了。」林一苗一進門就道歉，隨後讓七巧去廚房拿燉好的燕窩，囑咐完七巧又讓小蓮去二門守著，看看去洪福樓買點心的明月回來沒。

鄧芳林和張瑩在聽到她喊姊姊的時候嘴角抽了抽，有些不悅。其實三人都是同一年生的，她們也不過比林一苗大兩三個月，偏她就愛姊姊姊姊的喊，顯得她們大很多似的。可聽到有洪福樓的點心，兩人便把這些不滿壓下，雙眼閃閃發亮。

「苗姐兒太客氣了，再這樣，下次我們不敢來了。」鄧芳林臉上堆著笑意，說著討好的話，心裡卻難免有些失落，暗歎林家不愧是百年世家，即便如今沒落了，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，再怎麼也比他們鄧家強。洪福樓的點心隨便就得十幾兩銀子，她一個月的月銀不過五兩，根本吃不起。

張瑩也接著誇道：「苗姐兒素來大方，待人真誠。」

林一苗笑得更加得意，她就喜歡被她們這麼捧著，這也是為何她和兩人處得來的原因。雖然她們家世、樣貌、才情皆不如自己，但卻願意捧著她，這就夠了。交朋友不能那麼勢利眼，還是得看處不處得來。

不一會，去廚房拿燕窩的七巧回來了，洪福樓的點心也到了，三人坐在榻上，邊吃邊說話。其實大部分是林一苗在說，說的多是和林一禾有關的，一會感歎她這個姊姊身體不好，隔三差五生病，每個月單補品就要好幾百兩銀子；一會說父親母親不公，偏心姊姊，什麼好東西都往她院子裡送……說著說著，終於說到了近期的選秀。

張瑩現在仍心有餘悸，天知道她和家人有多害怕被選中，像他們這種小官人家，還不是任由那些權貴拿捏。人家捨不得女兒，自會想辦法往下壓，壓下去了，這事不就落到無權無勢的人家上面。

還好這兩天父親打聽到，應是林家大姑娘的八字被選中，還是林廣這憨憨主動求的，不知道多少人暗地裡鬆一口氣的同時，也恥笑林廣虛榮。

「聽說，妳姊姊被選中了？」張瑩壓低聲音問。她今日過來的最主要目的，就是想和林一苗確認一下，好徹底放心。

鄧芳林也很關注這個，眼睛一眨不眨盯著林一苗。

林一苗被看得有些不自在，加上自己老在兩位好友面前把林一禾損得一文不值，結果現在人家卻是鳳命，這多少讓她有些悶悶不樂，淡淡嗯了聲，說：「八九不離十。」

得到確認，兩人都有些激動，她們安全了！

放下心來，兩人才注意到，林一苗談到這話題後變得有些萎靡不振，以為她也是受外面的流言所困，看在林家做了如此一件大好事的分上，便出言安慰。

張瑩道：「苗姐兒，妳也別難過，外面那些流言蜚語，時間久了也就淡了。」

鄧芳林道：「可不是，那些人不過是妒忌，見不得林家飛黃騰達才亂造謠。」

張瑩道：「雖然這些謠言多少會影響到妳的名聲，但謠言止於智者，假的就是假的。」

鄧芳林道：「對對對，何況他們說的也不是妳。」

林一苗越聽越不安，臉色跟吃了蒼蠅一般。什麼流言蜚語？什麼妒忌造謠？為何她有不祥的預感？

看她似乎一臉懵逼，鄧芳林小心翼翼地問：「妳不知道？」

「我該知道什麼？」林一苗有些生氣，「什麼話不能痛快說，非得在這繞彎子。」得，是妳讓我們說的。鄧芳林和張瑩互看一眼後，噤哩呱啦，一口氣把外面傳得沸沸揚揚關於林家的流言蜚語都告訴她。

林一苗越聽臉色越難看，最後臉都綠了，氣得兩手緊握，連指甲掐斷了都沒察覺。

「謝謝兩位姊姊告訴我這些。」許久許久，林一苗才從牙縫裡擠出這句話，「我身子忽然有些不適，今日就不留兩位姊姊在家裡用飯了。」

張瑩和鄧芳林不是愚笨之人，聽出這是下逐客令了，便順著她這話說恰好她們還有其他事，先行離開。

第二章 看繼母繼妹熱鬧

送走張瑩和鄧芳林，林一苗黑著臉，一路罵罵咧咧跑去正院找徐慧。

沿路好幾個掃雪的婢女沒注意，擋了她道，被狠狠刮了巴掌。

元紅嗑著瓜子在花園偷懶，恰好見到了，立刻小跑著回西偏院告訴林一禾，還把林一苗罵罵咧咧的話學了一遍——什麼謠言，什麼苛待原配子女。

正在繡荷包的元英聽得手一抖，心慌慌抬起頭看向林一禾，只見她仍一臉淡定打著絡子，穩了穩心神，告訴自己不要慌。

元紅這些話並沒在林一禾心裡掀起多少波瀾，因為這些流言，是她讓元英收買乞丐傳出去的。

林一禾淡淡笑了笑，提醒道：「看來二小姐心情很不好，妳們兩個這幾日注意些，別撞到槍口上去。」

說的雖然是「妳們」，卻是看著元紅說的。

元紅再笨也看出來，小姐這是在警告自己，撇了撇嘴，不以為意。

「小姐，您不能總是這麼軟弱，能讓二小姐這麼生氣，肯定不是小事，您就不好奇？」元紅不甘心，繼續慫恿。

「不好奇。」林一禾答得乾脆，她讓人幹的事，有什麼好好奇的。

這答案真是堵得元紅無話可說，一臉委屈和不憤，更加認定這個大小姐膽小軟弱，她怎麼跟了這麼一個主子啊？

最後氣鼓鼓道：「快午時了，奴婢去廚房拿膳食。」

出了西偏院，看著那破破爛爛的院門，元紅忍不住哼了聲。這個西偏院，她可真不想待，偏夫人和二小姐又看不上她。

元紅離去後，元英才算鬆了口氣，小聲問：「小姐，萬一給夫人知道，那些謠言是我們放出去的……」想到那後果，元英臉色頓時有些慘白。

林一禾首先反問，「那是謠言嗎？」隨後拍了拍她白嫩的小臉，笑道：「怕什麼，她不會知道的，這事我們做得很隱蔽。退一萬步講，就算知道了又如何，不送我進宮？進宮一事怕是已騎虎難下，既然我註定要進宮，那更加沒什麼好怕的。」元英一聽，也是，再怎麼說，小姐進宮後也是皇后，即便是老爺和夫人，見了面都得行禮。

林一禾眼珠子一轉，放下剛打好的絡子，笑吟吟起身，「走，我們也去正院找母親。」

忽然想看看那對母女氣急敗壞的樣子，剛好也有事要找徐慧。

「元紅姊姊去拿膳食了……」元英左看看右看看，想找個理由說服她不要去。

「沒關係，回來再吃。」林一禾滿嘴都還是藥味，根本沒胃口，吃飯哪有看徐慧母女的熱鬧有趣。

元英見勸不動，只得作罷，緊張兮兮跟在她身後。

還未進到正院，在院門附近就聽到了徐慧的怒罵聲，元英嚇得反射性抖了抖。

好可怕，夫人這麼大的怒氣，她更加想勸阻小姐了。

扯了扯她衣袖，元英小聲道：「小姐，我們還是回去吧，聽起來夫人好像很生氣。」

「沒事，我們再進去氣一氣，讓她更生氣。」聽到徐慧的怒罵聲，林一禾眼眸一眯，嘴角微揚。

元英傻眼，小姐是不是因為被關柴房，徹底惱了夫人？想到小姐被捆著關在柴房裡的淒慘模樣，元英也有些氣憤。

怯意稍減，既然小姐有志氣，她們就……就去給夫人添添堵吧。

屋內，徐慧正扭著腰痛罵外面那些無是生非、唯恐天下不亂的造謠者，雖然他們說的不全是憑空捏造，但她怎麼想怎麼做，關他們什麼事？輪得到他們說三道四！

是，她是故意不積極，讓林一禾十七歲都還沒嫁人，但這能全怪她嗎？兩年前作死要去上香，害死兄長，自己也丟了半條命，養了這麼久都還半死不活的，試問

誰家願意娶一個病恹恹的媳婦？

是，她是因為害怕自己女兒被選中，乾脆推了林一禾出去，但林一禾身為林家嫡女，為林家付出不是應該的嗎？況且她是林家主母，怎麼就安排不得兒女的親事？

果真是國泰民安太久，把百姓都養刁了。

徐慧罵得正起勁，忽然聽到外面自己的貼身婢女大聲說：「大小姐怎麼過來了？大冷天的，身子還沒好利索，別又凍病了。」

即將破口而出的話硬生生忍住了，憋得徐慧很不得勁。

林一苗同樣臉色不好，咬牙切齒道：「她怎麼過來了？」

自兩年前死裡逃生後，本就體弱的林一禾徹底成了病秧子，太陽曬久了暈，風大一點一吹就倒，雨淋了感冒，三天兩天頭疼氣喘，基本都不怎麼來正院請安。難得徐慧讓她來一次，稍微坐久點，回去可能都要請大夫，徐慧也煩了，乾脆讓她別來了。

「這小賤人，定是又因進宮的事來鬧我。」徐慧坐直身子，冷笑了聲，認定她定是身子有些好轉，就迫不及待來求她。

這念頭一出來，她生出幾分得意，不是原配又如何？原配生的子女死得死，活著的也得任她拿捏。

林一禾在元英攙扶下進到內間，虛虛福了福身，算是對徐慧行了個禮。

徐慧見她態度如此敷衍，嘴角抽了抽，面上還是說著關心的話，「身子還這麼虛，怎麼跑出來了？快坐下。」說完，又吩咐石榴給她拿暖手爐。

林一禾一路走來，凍到手指冰涼面色發白，很符合她病秧子的形象，自是不會拒絕徐慧這番虛假的好意，接過石榴遞來的暖手爐，也沒跟徐慧說一句謝。

徐慧看她這樣，嘴角再次抽了抽。

「方才在門口聽到母親好像在罵人，可是妹妹惹母親不高興了？」林一禾一臉無辜胡說八道，屋內只有她們母女兩人，她這樣想也沒錯。

徐慧的鬱結又添了幾分，臉上的笑都快維持不住了，若不是知道這個女兒大門不出二門不邁，都要以為她知道了外面的事，故意埋汰自己。

「呵呵呵，禾姐兒怎麼會這麼想？妳妹妹一向乖巧懂事，又怎麼會惹我不高興。」

林一禾同樣呵呵笑了兩聲，心道：裝，妳就繼續裝吧，小心得內傷。

徐慧歎了口氣，接著道：「妳這孩子也算乖巧，就是身子太弱了。若有苗姐兒一半健康，我也就省心了，也不會到這年紀都還沒嫁人。」

這是暗指她嫁不出去是自己的錯呢！林一禾嗯了聲，低頭玩著手中的暖手爐。其實這身子經過這一年多的調養，早已沒有那麼弱，不過體弱這藉口好用，她捨不得放棄。

徐慧嘮嘮叨叨的，說了好一番關心的話，然後明示暗示讓林一禾早點回去歇著。她這邊事還多著呢，一會去外面打聽的嬾嬾回來了，她還得仔細問清外面現在是什麼情況，林一禾在這總是礙事的。

但今日不知怎麼回事，平時都不肯在她正院多待一刻的人，今日坐了那麼久還沒

走的意思，真是急死人了。

徐慧和林一苗臉都快繃不住了，林一禾覺得差不多了，不然待下去還不暈，體弱的人設就立不住了，才道：「對了，明日我想出去一趟。」

林一禾突然冒出這句話，徐慧腦筋拐不過彎來，下意識應了，之後才反應過來她說了什麼。若是平時也無所謂，但現在外面謠言傳得正盛，怎麼可能同意。

徐慧話鋒一拐，又道：「身子都還沒好利索呢，還是待在家裡好好養病。」

林一禾自也想到徐慧會不樂意，今日過來也不是向她請示。

「周姑娘約了我在蓮香樓相聚，既然母親不想我出去，那我就給周家遞個帖子，讓若蘭明天直接來我們家吧。」

讓周若蘭過來？徐慧只是想想都頭皮發麻，她自認口才還可以，可和周尚書家的女兒周若蘭一比，簡直是小巫見大巫，與其讓周若蘭過來，她寧可讓林一禾出去。流言蜚語就流言蜚語，反正老爺說了，林一禾進宮一事很快就會報到皇上那，只等著下聖旨，再選良辰吉日入宮。

「行吧行吧，但妳可得注意著身子，別外頭待太久。」

林一禾應下，看到孫嬤嬤進來，忽然又不想走了。

孫嬤嬤的臉色並不是很好看，見狀，徐慧真恨不得讓她詳詳細細告訴自己，如今外面是什麼情況？但林一禾說完了事也沒走的意思，坐在那抱著暖手爐，也不說話。

這個死丫頭，是病傻了？

好不容易，聽到林一禾輕咳了幾聲，徐慧覺得機會來了，激動站起身，走到她身邊，硬是說她臉色看起來很蒼白，催促她回自己院子休息，生怕她拒絕，還讓石榴和葡萄親自護送。

元英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，心想，果然小姐要進宮，夫人就不敢怠慢。

林一禾一離開，徐慧立刻拉著孫嬤嬤問話。

孫嬤嬤嘴張合了幾次，才吞吞吐吐說：「外面那些人，竟說老爺賣女求榮……」

「說老爺？」徐慧吃了一驚，同時也鬆了口氣。

「可不是，說的也太難聽了。」孫嬤嬤目光左右閃躲，沒敢告訴徐氏，外面的人是如何傳她這個繼室慫恿著老爺，苛待原配子女，甚至還扯到了兩年前大少爺的死。說若不是她對原配的女子不好，導致林家大姑娘身子一直很弱，他們兄妹也不會去上香祈福，不去上香祈福，林大少爺也就不會死。

「這些人也太過分了，就是欺負爹沒實權。」林一苗忿忿一拳捶在軟榻上，擔心父親聲譽受損會影響到她的婚事。她都十五了，還沒定下人家，這兩年正是關鍵時候，過了十七八，別人就該嫌棄她年紀大了。

林一苗越想越擔心，眼眶都紅了，哽咽著問徐慧，「娘，我的婚事到底有沒著落？可不要把我拖成跟大姊一樣，都成老姑婆了。」

「苗姐兒，妳……」徐慧心都碎了，女兒這話不也和外面的一樣，在說她故意耽誤林一禾嗎？

孫嬤嬤忙出來打圓場，道：「夫人別難過，小姐不是這意思。再說，大小姐這年

紀還沒婚配也不是夫人的錯，且不說兩年前那一次重傷，差點連命都沒了，就說剛才，在這屋子坐了一會，整個人就臉色蒼白咳嗽不止，這樣的身子，選夫家自然得慎之又慎。

「普通人家是肯定不行的，每個月燕窩補品就好幾百兩，太好的人家也不行，操心受氣，身子就更沒得好了。這些年，夫人可沒少為大小姐操心。」

這一番話聽得徐慧身心舒暢，甚至都覺得自己勞苦功高，連頭上那幾根白頭髮，興許都是操心林一禾整出來的。

林一苗也意識到自己急得說錯話，上前摟住母親，道：「我自是知道娘親為這個家的付出，只是現在外面謠言傳得這麼盛，我們也不能什麼都不做吧。」

徐慧拍了拍她略有些冰冷的手，冷笑道：「別擔心，娘自有辦法。」

不都是憑人一張嘴，她花點銀兩讓人引導引導就是，倒是明日林一禾要去見周若蘭，讓她更加不放心，周若蘭父親可是禮部尚書，萬一她幫著把林一禾的婚事給攪黃了……

徐慧越想越心驚，眼珠子轉了轉，又生出壞主意，對女兒說：「明日妳跟著去，注意她們說什麼。」

林一苗一聽，立刻跳起身，很抗拒，道：「我不去，才不要見那個周若蘭。」每次見面都被她奚落，偏自己口才不如人家，親爹的官位也不如人家，只有受欺負的分。

「聽話。」徐慧板起臉和她分析，「周若蘭的父親可是禮部尚書，若是她和妳姊姊出什麼壞主意，不進宮了，妳進？」

「我不要！」林一苗嚇得臉色發白，對比進宮，她還是給周若蘭奚落吧。

「妳說妳怎麼不學著點林一禾，看看人家結交的都是什麼人，妳結交的又是什麼人？」徐慧知道今日張家鄧家兩位姑娘來過，忍不住念叨起自己女兒。

林一苗最受不了母親這麼說，哼了一聲，坐回椅子上，一副很瞧不上的語氣說道：

「我沒她會巴結，結交不了什麼貴女。」

徐慧歎了口氣，點點頭。她這個女兒，就是太單純了。

這一日，雖然依舊很冷，卻難得的陽光燦爛。

林一禾穿戴好，準時出門去蓮香樓和周若蘭見面，卻在準備上馬車之際被林一苗喊住。

只見她提著裙襬，小跑衝向這邊，邊跑邊喊，「大姊，等一下。」

林一禾以為她有什麼事，在馬車旁站住了。

「姊姊，我和妳一起去。」說完，也不等林一禾應下，立刻踩著矮墩上了馬車。

林一禾眉頭微皺，此時若是硬趕她下車，只怕會引來徐慧，只得無奈接受自己被纏上的事實。同時又有些納悶，林一苗平時聽到周若蘭的名字都會繃著臉，今日怎麼湊上來？

不過仔細想了想，林一禾也明白過來怎麼回事，勾唇笑了笑，轉身上馬車。

林府離蓮香樓並不是很遠，馬車走了約一刻鐘便停下來。

這一小段路程，林一苗嘖嘖喳喳說個不停，林一禾被吵得太陽穴隱隱犯疼。

馬車停穩後，趕馬車的小廝利索放好墩子，不等元英攙扶，林一禾就趕忙下馬車，她是一刻都不想和林一苗待了。

新來的跑堂小二看到來客人了，熱情出來相迎，「兩位姑娘，可有預定雅間？」

他們蓮香樓生意一直都很好，沒提前預定的話，是不可能有位置的。

元英上前一步，道：「天字一號房。」

小二聽到天字一號房，笑容更加燦爛，那可是周尚書的女兒預定的，這兩位想必是她的朋友，招呼得越發殷勤。

林一苗聽到這個房號，頓覺得不舒服。她和張家鄧家兩位姑娘偶爾來一次蓮香樓，能定到的也不過是地字號房。

這些勢利的商人難怪被說低賤，看人家是尚書女兒，就巴結著把最好的雅間給她。

進到雅間內，林一苗見她們先到了，幾乎是反射性就開始埋汰人，「尚書的女兒就是不一樣，都是被人等的。」

林一禾瞥了她一眼，覺得好笑。前世她就看明白了，林一苗就是個嘴巴惡毒的慫包，真出什麼事，根本比不得徐慧能扛。

坐了沒多久，周若蘭也到了。

原本笑咪咪進門的她在看到林一苗後，笑意頓時斂住，嗤笑著開口，「林二姑娘怎麼來了？我記得，可沒邀請妳呀。」

林一苗尷尬得小臉通紅，怒瞪著說話夾槍帶棍的周若蘭。她確實是不請自來，可周若蘭說話太難聽了，一點都不留情面。

深吸了口氣，說出自己早準備好的說辭，「姊姊身子不適，我陪她出來。」

周若蘭哼了聲，走到林一禾旁邊的位子坐下，看著她略顯蒼白的臉色，心疼死了。幾天前她從父親那得知，林廣竟然收買國師，讓自己女兒進宮，差點把她氣炸了。人人都避之不及，偏林廣這蠢貨這麼坑女兒，不用想也知道，定是那徐慧在背後搞鬼。

知道這事後，她往林府遞了兩次帖子皆沒回應，可把她擔心死了。昨天在遞帖子的時候就想著，如果阿禾再沒回應，就不請自去，去林府瞧瞧到底怎麼回事。

好不容易把人約出來，想說說體己話，卻有林一苗跟著。不用說也猜到，定是徐慧那婦人出的壞主意。哼，她周若蘭也不是沒辦法，等她把這礙眼的東西弄走，再好好和阿禾聊天。

周若蘭開口就遞刀子，「明人不說暗話，林二姑娘也別說什麼陪阿禾，想吃蓮香樓的東西就直說，我又不是請不起。」

「妳……」林一苗氣到站起身，只覺得渾身的血液全往頭頂湧，一張臉紅得跟豬肝似的。

「我這個人性子直，說話不喜歡繞彎子，妳別介意。」周若蘭說到這還輕蔑笑了笑，「不過妳這小肚雞腸的性格，也不可能不介意，但不好意思，再介意，妳也只得受著了。」

林一苗臉色由紅變綠，因為激動，胸脯激烈上下起伏。

她就不應該聽娘的話跟著來的，周若蘭這張嘴，能吃人。

「真的，我活了十六年，就沒見過比妳臉皮更厚的姑娘。背地裡說了我多少壞話，竟也能面不改色出現在我面前。喲，不對，也不是面不改色，看看妳這張臉，現在乍紅乍綠的，跟唱戲似的。」

周若蘭很不客氣損了一頓，說到口都乾了，端起茶猛灌了半杯，準備接著往下說，林一苗扛不住了，蹭一下站起身。

「喲，怎麼著？想打架？」周若蘭也站起身，一副誰怕誰的樣子。上一次去林府，她就把林一苗的頭髮都抓掉了一大撮。

「剛想起來我用的胭脂沒有了，我去對面水粉鋪看看。」林一苗被她駭人的氣勢逼得退了一步，說完也不等人反應，領著小蓮急匆匆出了雅間。

對方落荒而逃，周若蘭衝著林一禾得意挑了挑眉，「這次怎麼沒阻攔我？」

以前她損林一苗，林一禾都會在恰當的時候出來打圓場，她看在阿禾的面子上，都會手下留情，畢竟也不想連累好友在家的日子更不好過。

「我都要進宮了，攔妳做什麼。」

「妳倒是淡定。」周若蘭眉頭緊擰，眼裡滿是擔心。

林一禾輕輕拍了拍她的手安撫，「不用替我擔心，兵來將擋水來土掩。今日出來，可不是跟妳訴苦的。」

周若蘭仔細打量著好友，確認她臉上的淡定不是裝的，怔怔道：「阿禾，妳變得更穩重了。」

以前的林一禾雖然也很沉著穩重，但畢竟是十來歲的小姑娘，遇到事情多少還是會彷徨無措。

說起來她之所以會和林一禾交好，多少和兩年前的流匪事件有關。那次事件震驚汴京，她聽得多了，便對這個大難不死的林家大姑娘有些好奇。

一年前周家喜宴上，她主動上前攀談，沒想到兩人志趣相同，一見如故，瞭解之後，周若蘭覺得林一禾和其他女子不一樣，她的見識絕非一般女子能比，阿禾給她打開了一個新世界的門。她特別喜歡這個閨中密友。

「先別誇我，今日找妳來，是想問問，妳可知道蘇恆？」

前世，林一禾知道蘇恆，是在成為太后以後，這一世，她想早一點瞭解這個人。周若蘭下意識點點頭，問：「蘇恆？莫不是我爹那個下屬？妳問他做什麼？莫非……」阿禾也喜歡蘇恆？

想到這可能性，周若蘭兩眼一亮，可一想到阿禾進宮基本成定局又很難過，心裡有鍾情對象的人，在宮中的日子就更難熬了。

「竟然是妳爹的下屬。」林一禾吃了一驚，前世她知道蘇恆時，他已是位居高位的丞相。想想自己從皇后到太后也沒有太久，還以為這時候蘇恆一定也是位高權重的大臣，沒想到連尚書都不是。

周若蘭點點頭，「禮部侍郎蘇恆，曾是汴京最鮮衣怒馬的少年郎，不知道讓多少姑娘芳心暗許。」說到最後那句，她擠眉弄眼，意有所指。

林一禾卻心忽然一緊，小心翼翼問：「可包括妳？」

雖然知道前世周若蘭嫁的夫君另有其人，但也擔心好友和自己喜歡上同一個男子，畢竟那樣光風霽月的男人，要不動心太難了。

周若蘭噗嗤笑出聲，狂擺手否認，「沒有沒有，阿禾放心，我並不喜歡蘇恆。」

林一禾長吁了口氣，可算放心了。

她如此大起大落的反應，讓周若蘭更加肯定，自己這位好友喜歡蘇恆。偏這時候店小二開始陸陸續續上菜。

待菜肴上齊後，周若蘭示意兩人的幾個婢女去門口守著，打算邊吃邊好好審問。

「現在這裡就妳和我，老實說，妳是不是喜歡蘇恆？」

儘管已活了兩輩子，卻沒談過戀愛，對蘇恆也不過是偷偷動心，被人如此直白逼問，林一禾刷一下臉紅了。

得了！周若蘭一拍桌面，臉紅得都不用抹胭脂了，不用她回答，心中已有答案。

「行啊。」周若蘭悲喜交加，輕輕捶了好姊妹一拳，同時暗暗下決心，回到家要再求父親想想辦法。

阿禾太可憐了，年幼喪母，唯一對自己好的兄長又不幸遇難。沒人護著，親生父親和繼母肆無憚忌拿她去博榮華富貴，現在難得遇到一個喜歡的人，怎麼也得幫她一把。

若可以讓阿禾不進宮，她定有法子讓阿禾嫁給蘇恆，但父親能有辦法嗎？

想到這，周若蘭有些沮喪。當今聖上寵信國師，臣子的話基本入不了他的耳。

「這個蘇恆，我其實也沒見過幾次。最近一次，好像是一年前那次我們周家的喜宴。」

「那次他在？」林一禾瞪大眼睛，不知道怎麼有點想捶胸。

「在啊。」周若蘭點點頭，「他是我父親的下屬，來不是很正常嗎？不過當時男子全在前院，妳不知道也正常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林一禾心不在焉夾著菜，往日很喜歡吃的咕咾肉都沒滋沒味。周若蘭在腦海裡努力想著和蘇恆有關的事情，卻怎麼也翻不出來太多。奇怪，明明那麼出色的一個人，大家談到他都知道，貌似潘安才華橫溢，特別是那一手字，更是無人能及。可為何想到他，就只能想到這人很好看很有才華，具體的事卻想不起什麼呢。

「這人……年紀好像有點大。嗯，都二十五了。」周若蘭有些不好意思，覺得自己沒能為好友提供到有用的消息。

「嗯，我知道。」林一禾自是知道蘇恆年紀，但不是很贊同周若蘭說他年紀大，忍不住為他辯駁，「男子這歲數，恰是正好。」

不過在這個時代，男人通常結婚比較早，也不知蘇恆為什麼二十五了還沒成親，前世也沒聽說他有什麼未婚妻之類的。她不是很放心，還是問了周若蘭這個問題。

「未婚妻？沒有！從來沒有！」這點周若蘭很肯定，那麼出色的一個人，哪家不願意和他結親，若有未婚妻，一定全汴京的人都知道。

林一禾舒心一笑。太好了，二十五歲，感情還乾乾淨淨，她很滿意。

兩人說得正起勁，門外響起周若蘭婢女小錦帶了幾分緊張的聲音，「老、老爺。」雅間內的兩人拿筷子的手一頓，在彼此眼中看到了一絲吃驚。

特別是周若蘭，直接脫口而出，「這個老爺，莫不是我那個不喜歡上酒樓吃飯的爹？」

話才落，屋外就響起一個富有磁性帶了點威嚴的中年男子聲音，「小姐在裡面？怎麼不跟著伺候？」

可以想像，屋外的婢女們聽到這樣的質問有多緊張，沒多久，雅間的門被推開，小錦和元英戰戰兢兢走進來。

只見門口處，站著一個年約四十的中年男子和一個英俊瀟灑玉樹臨風，好看到日月都為之失色的青年男子。

林一禾呆住了，眨了眨眼，直到周若蘭怕她失態，輕掐了一下她手臂，這微痛感才讓她確定不是幻覺——站在門口的那個青年男子，真的是蘇恆。

第三章 兩輩子終於說出口

既然開門了，周承平乾脆大方進來，站在他身後的蘇恆猶豫了下，也跟著進到裡面。

周若蘭看到父親後面的蘇恆，雙眸陡然一亮，上前兩步，撒嬌喊了一聲阿爹，並想拉著他坐下。

「爹，蘇侍郎，我們也是剛吃。相請不如偶遇，不介意的話，一起？」她發誓，這話絕對真心，她長這麼大，從沒像這次這樣，如此真摯渴望和父親同桌吃飯。林一禾本沒這麼想的，但聽周若蘭說出這句話後心動不已，若是能和蘇恆同桌吃飯，也算一個小圓滿。

害怕洩露自己激動的心情，林一禾微垂著頭，心跳如鼓，暗暗祈禱著周尚書能答應。

然而……

「不用了，我和蘇侍郎有事商議，在隔壁定了雅間。」周承平的目光在林一禾身上停留了一會，微不可察輕歎了口氣。如此如花似玉的姑娘，竟被自己父親坑了，要在深宮中枯萎，真不知道林廣那蠢貨怎麼想的。

「一起嘛一起嘛。」周若蘭使出渾身解數，挽住周承平的胳膊不給他走。不幫阿禾抓住機會，她還配做閨中密友嗎？

周承平瞪了她一眼，板起臉教訓女兒，「在外頭也這麼沒大沒小，妳可是已經及笄的大姑娘了。況且我和蘇侍郎也不止是吃飯，更是有事要談。」

周若蘭知道涉及到公務父親就不會和她講情面，嘴巴高高噉起，一臉不甘地鬆開手。在心裡嘀咕，不愧是禮部尚書，可真是講究禮數。

周承平又念叨了幾句，想著他們兩個男的在這久待也不好，很快便出去了。

臨走前，蘇恆兩手抱拳作揖，算是跟她們告別。

林一禾微微福了福身，在他轉過身後目光緊隨著那道修長挺拔的身影，直至房門被再次關上。

周若蘭拉著好友回到座位上，略微可惜說道：「都怪我爹太正經了，不然可以給

妳和蘇恆製造個機會。」

林一禾也是一臉惋惜，不過今日能見到蘇恆已經是意外驚喜了。

自周承平和蘇恆出現了一下，天字一號房內，林一禾和周若蘭談論的話題便一直圍繞著蘇恆。周若蘭把自己所聽過的有關蘇恆的八卦，事無巨細，全講給林一禾聽。

而隔壁天字二號房內，周承平和蘇恆談論的事情同樣也和林一禾有關。

蘇恆斟酌了下，率先開口，「那位就是林典簿的大女兒？」

周承平點點頭，「正是。」

「聽聞林典簿的大女兒自打娘胎出生就體弱多病，方才看……看了一眼，也不像傳說的那般。」蘇恆怕周承平誤會自己一直盯著人家姑娘看，本想說「方才看著」，話到嘴邊臨時改了說辭。林大姑娘雖然看起來有些嬌嫩柔弱，但絕不到弱不禁風的地步。

「聽阿蘭提過幾次，林大姑娘的身體是較常人要差了點，不過確實沒到弱不禁風的地步，外面傳言誇張了。」周承平說到這停了一會，擰眉思索了一番，才接著往下說道：「皇上今日宣我進宮，催促禮部快點辦妥立新后的事。」

蘇恆肅起臉，看著周承平，「不是說一個月的時間……」

周承平一臉無奈擺了擺手，解釋道：「皇上身子看著不大好，想必自己也清楚，所以希望快一點。」

蘇恆沒忍住哼了一聲，冷冷道：「大人覺得國師這方法有用？」

「有用沒用，是你我能說了算的？」周承平板起臉，不許自己這個下屬往下說，再說下去，那可是要犯大不敬。

大家心知肚明，皇上的病太醫院都束手無策，怎麼可能立新后就好轉？但這些話誰也不敢說出口，想想也真是愧疚。正是因為他們臣子不敢言，才害了林大姑娘。蘇恆緊抿著嘴，到底是沒再往下說，但不知為何，心裡卻似有一團火在燒，且越來越旺。生老病死本是人之常情，皇上老了偏如此怕死，硬毀了一個花季少女，還有林廣那混帳，真是太不配為人父了！

剛看那小姑娘站在那一聲不響，一看就知道是性格溫柔隱忍之人，受了委屈也不會反抗，不用開口說什麼，他都能感受到她的委屈。

蘇恆越想越生氣，偏這股怒氣無處可發洩。

在蘇恆想遠了的時候，周承平也沒停下來，嘰哩呱啦說了一大堆立后典禮的安排——什麼皇上身體不好，要求一切從簡，但再簡也不能失了體面，簡單的總結就是，在禮數範圍內速戰速決。

最後拍了拍蘇恆肩膀，道：「這事本來安排劉侍郎負責，但皇上要求提前，恰好和他夫人生產撞上。你知道的，女人生孩子就是一道鬼門關，這關鍵時刻，自然是想夫君在身邊的。」

蘇恆嗯了聲表示認同，其實沒聽到他前面說的「這事」是什麼，只聽到最後那句生孩子鬼門關。

周承平鬆了口氣，臉上總算有了些笑容，道：「行，那迎接新后入宮的事就交給

你了。」

蘇恆這才反應過來剛才他應了什麼，本能想拒絕，但張了嘴卻說不出任何話，腦海浮現剛才靜靜站在角落一聲不吭的羸弱身影，心微微不舒服。

周承平又交代了一下其他事，一切妥當後才想起兩人進來這麼久，都還沒點菜，想著把這麼難的事交給了蘇恆，便想好好請他吃一頓作為報答。

喊來店小二，一口氣點了好幾樣招牌菜，順便也把隔壁天字一號房的飯錢給付了。用過飯，周承平看看天色，乾脆把女兒一同帶回家。

周若蘭本不欲那麼早回的，可美目一轉，想給林一禾製造機會，便可憐兮兮問蘇恆，「聽說最近汴京不大太平，蘇侍郎可否代我送一下阿禾？」

小錦和元英一臉懵——汴京什麼時候不太平了？

蘇恆和周承平則是一怔。

蘇恆想的是，他和她們都沒說過一句話，周姑娘怎麼會讓他送人？可隨後一想，在場的男子除了周尚書就是他，讓他送也正常。

周承平想的是，女兒真是越來越不懂分寸了，哪怕讓他們繞路送，也不能開口叫一個外男送一個姑娘，特別這個姑娘還是未來皇后。隨後一想，蘇恆應下了接新后入宮的事，遲早要代表禮部和林一禾接觸，便把到嘴邊的訓斥嚥了下去，但還是給了女兒凌厲一瞥。

臨上馬車前，林一禾握了握周若蘭的手，以示感激。

周若蘭眨了眨眼，讓她別客氣。

謝過好友，林一禾朝蘇恆福了福身，語氣誠懇說了句，「給蘇大人添麻煩了。」

這句話前世她就想和他說了——得你庇護，平安度世，給蘇大人添麻煩了。

奈何沒機會說出口，因為她是太后，他是臣子，好像一切理所應當。沒想到這一世，她對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這一句，也許一切冥冥之中早有安排。

蘇恆領了領首，淡淡道：「林大姑娘客氣了。」說完，轉過身去和周尚書道別，自覺避嫌。

林一禾在心裡暗暗歎氣，蘇恆還是那個蘇恆，可真是正兒八經。

人家都避嫌了，她也只得上馬車。

林府趕馬車的小廝卻不敢走，小聲說：「大小姐，二小姐還沒回來。」

林一禾在心裡冷笑，蘇恆護送她回府，她還管林一苗？

「我身體不舒服，先送我回府吧，回頭你再去對面那條街的水粉鋪接二小姐。」

元英一聽，以為她真不舒服，忙鑽進馬車內。

只見自家小姐粉面含笑，正偷偷掀起車簾一角看著周姑娘的馬車，哪裡像不舒服。小廝聽到林一禾這麼說，也不敢耽擱，只是在心裡暗歎下人難做。

蘇恆看到林一禾的馬車緩緩前行，也一躍上馬緊跟在後面。

林一禾無法再偷窺到人，只得悻悻放下車簾，一想到蘇恆就在馬車後面，心情還是很雀躍，兩眼閃閃發亮，整個人都容光煥發起來。

元英看到這樣的林一禾，眼睛都有些挪不開。小姐長得好看她是知道的，可她還是第一次意識到小姐竟然長得如此好看。膚如凝脂，美目流盼，桃腮帶笑……

元英覺得，天上的仙女也不過如此吧。

「小姐，您應該多笑笑。」

「怎麼說？」林一禾心情好，說話語氣都比往日歡快了許多。

元英傻傻笑了起來，語氣真摯說道：「小姐笑起來可好看了，是奴婢見過最好看的。」

林一禾噗嗤笑出聲，伸出手戳了戳元英額頭，「傻元英，今日怎麼這麼會誇人。」是女人都愛美，林一禾也不例外。剛穿過來那會，她拿著銅鏡左看右看，確認原主是個美人胚子，但因為長期生病臉色不好，整個人也太消瘦，把她的美都遮掩了。

這一年多，她很注意養著身體，豐潤了不少，但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，在家也會刻意通過妝容遮一遮自己的美。

她摸了摸自己臉頰，開心之餘也有些納悶，今日的妝容和平時一樣，怎麼元英會突然覺得自己好看呢，難道美貌已經無法阻擋了？

想到這，說不清自己是擔心多一點還是開心多一點。

開心的是，讓蘇恆見到了自己美麗的一面；擔心的是……不對，她都要進宮了，還有什麼好擔心的？即便美貌蓋過林一苗，徐慧母女又能如何？還能毀她容不成！

才把事情想通，馬車就停下來，不用說也知道，林府到了，林一禾只恨這一路太短。

踩著矮墩下馬車，她再次和蘇恆道謝。

「林大姑娘客氣了。」蘇恆語氣依舊淡淡，眉頭微擰，看了林府大門上的牌匾半晌。

這牌匾的字是林家一位先祖寫的，筆劃蒼勁有力。這位林家先祖當年在太齊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，若是知道後人無能到賣女求榮，只怕棺材板都按不住了。

林廣這廝，可真是辱沒了林家先祖。

林一苗出了蓮香樓後，還真氣呼呼去了水粉鋪。

其實她並不是真缺胭脂水粉，不過是腦海裡一直嗡嗡迴蕩著那句要去水粉鋪的話，腿也就朝那走。到達後看到琳琅滿目的胭脂水粉，興致倒是被勾起來了，拉著小蓮，一臉興致勃勃，看看這個看看那個。

來逛水粉鋪的基本都是女人，林一苗進來沒多久，就有幾個年約三十歲的婦女相繼進來。這幾人應該是認識，在水粉鋪偶遇皆有些興奮，聚在一起嘰嘰喳喳，邊挑東西邊聊天。

一開始林一苗並沒在意她們講什麼，可是當她們說到林家，注意力漸漸被吸引了去。

婦人甲道：「妳們聽說了嗎？林家大姑娘要進宮做皇后啦。」

婦人乙道：「這事傳得沸沸揚揚，怎麼可能沒聽說？我還聽到一個絕密內幕消息。」

婦人甲丙丁皆面露好奇，異口同聲問：「什麼內幕消息？」

婦人乙神情有些得瑟，壓低聲音說道：「聽說國師原本選中的是林家二姑娘，但這林家二姑娘是現在的夫人徐氏所生，徐氏捨不得，這才讓大姑娘進宮的。」

婦人甲丙丁全倒抽了口冷氣，紛紛感歎最毒後娘心。

林一苗聽得火冒三丈，根本沒有這回事，這幾個婦人憑空造謠。

這樣的汗蟻如何能忍，她正準備衝上去和她們理論，小蓮趕忙緊緊拉住她。

小蓮一臉快要哭的表情，小聲勸解著林一苗，「小姐，不可。這些婦人最會嚼舌根了，咱們說不贏的。」

「難道就任由她們說不成？」

「自然不是。昨天夫人不是說了，她有辦法應對，到時候流言就會不攻自破。我們先回府吧，回去和夫人商量辦法。」小蓮生怕她脾氣一上來上去和人吵，到時候反被人羞辱一番。這幾個婦人從衣著裝扮上看就知道身分地位定不低，說不定家世還高過林家，到時候吵沒吵贏，還給老爺樹敵。若是沒拉住小姐讓她們吵起來，倒楣的還是自己，肯定要被夫人罰。

小蓮越想越慌，拉扯的力度也大了，還真成功的把林一苗拉出來。

林一苗被小蓮拉出水粉鋪，心中依舊氣憤不已，便又去了隔壁成衣鋪，花了一個多時辰，選中了幾套衣服，最後去洪福樓吃了點心，臉上才終於有了一點笑容。算算時間，林一苗和周若蘭也應該吃完，該回府了。

回到蓮香樓，還沒上樓找林一禾她們，就被小二告知，天字一號房的客人已經離開。

離開了！林一苗一臉不敢相信，瞪大眼睛。林一禾竟然拋下自己，先行回府了！那她怎麼辦？走著回去嗎？雖然不是很遠，可她堂堂林府二小姐，怎麼能走回家？

那才消下去的火氣又蹭蹭往上冒，不用別人告訴，林一苗也知道此刻自己臉色有多難看。

小蓮也沒想到大小姐竟然丟下二小姐自行回府，是哪來的膽量敢這麼做？但事已至此，她只能盡力想辦法彌補，便對店小二道：「小二哥，可否幫我們租輛馬車？」店小二一臉為難，倒不是不可以，他在蓮香樓幹活也時常幫一些貴人租馬車，問題是今日客人多，他忙不過來。而且他現在已經知道這個姑娘是林家二姑娘，最近整個汴京都在傳林家老爺和林夫人賣女求榮的事，他有點不屑幫這樣的人。還好他的為難並沒持續多久，不一會林家小廝就趕著馬車過來，看到林一苗，趕忙停車。

林一苗怒瞪趕馬車的小廝，雙眼似要噴出火來。

小廝害怕得瑟瑟發抖，弱弱解釋，「大、大小姐突然身子有些不適，就、就讓小人先送她回府。」

「她讓你先送她回府，就可以丟下我？」林一苗覺得今天出門忘記看黃曆了，定是個不吉的日子，出府就沒遇到一件順心的事，連小廝都敢丟下她。

越想越氣，指著小蓮，要她去掌小廝的嘴。

小廝頓時臉色慘白，但也不敢求饒，在這被掌嘴還好，只要二小姐能把火氣發洩出來，不然回到林府指不定得挨板子。

一旁的店小二和路過的人紛紛面露鄙夷，暗暗腹誹，果然是惡毒繼室生的女兒，動不動就掌嘴。

終於有圍觀群眾小聲說：「下人的命就不是命了。」

這話一出引來眾多附和，最後甚至開始影射林府有苛刻家僕的行為。

小蓮看出氣氛有些怪異，忙哄著林一苗上馬車，壓低聲音道：「小姐，要罰也是回去再罰，大街上人來人往，讓人看到還以為林家苛刻奴僕。」

林一苗覺得小蓮這話說的也不無道理，且旁邊的人已經開始指指點點了。

畢竟還只是個十五歲的小姑娘，哪禁得起這樣被人議論，最後面色鐵青上了馬車。回到林府，林一苗既想衝去西偏院教訓林一禾一頓，又想去正院和母親哭訴今日所受的委屈，思索片刻，最終還是決定先去西偏院教訓林一禾。

林一禾洗好了臉和手，換了身乾淨的衣裳，正準備補眠，就見到林一苗氣沖沖跑進來。

元紅和元英看著這樣的二小姐，恐慌望向林一禾，完全不知該如何是好。

林一禾早有心理準備，今天林一苗受了不少氣，怎麼可能不來西偏院欺負她。

果然，林一苗一進門，就怒吼著她的名字，「林一禾！」

林一禾站在床邊，身穿淡粉色居家常服，頭髮用根簪子簡單挽起，脖頸和鎖骨都露了出來，素淨的小臉脂粉未施，一雙黑溜溜的大眼睛像夜空中明亮的星星，忽閃忽閃，整個人一動不動站在那，散發著淡淡的仙氣。

林一苗看得愣住了。

這是林一禾嗎？林一禾有這麼美嗎？她被氣出幻覺了？

然而不等林一苗緩過來，林一禾身子一軟，眨眼就倒在了床上。

元英大駭，驚呼著跑上前。

林一苗更是懵了，自己什麼都沒做，她就暈倒了！

西偏院又是一番雞飛狗跳。

恰逢這日林廣休沐，元英急匆匆跑去正院向夫人稟告這事的時候他也在，便和徐慧一起急急趕過來。

如今林一禾可是要進宮的人，怎麼能暈倒呢。

一路上兩人心裡都焦慮得不行，來到西偏院，看到林一苗在這，夫妻倆心照不宣，都以為是這個二女兒把人氣的，瞪了她一眼。

林一苗心裡委屈死了，紅著眼辯解，「我沒有，我都還沒說一句話，進來就看到大姊暈倒。」

「行了行了。」徐慧看出林廣臉色不好，忙阻止女兒往下說。自己的女兒她還不瞭解？不是她是誰，但知道歸知道，心自然還是偏向自己親生女兒的。

徐慧轉過頭問比她早到一步的孫嬤嬤，「去請大夫沒？」

孫嬤嬤忙道：「請了請了，一知道大小姐暈倒了，老奴就馬上讓小廝去請李大夫。」

李大夫是兩年前把林一禾從鬼門關救回來的大夫，自此，林一禾但凡不舒服，也

基本都是找他。

林廣對李大夫醫術很放心，加上林一禾暈倒的次數太多了，此時雖然心裡也很擔心，但相信李大夫過來她就會沒事。

眾人在西偏院等了約兩盞茶時間，李大夫就到了。

一番把脈施診，林一禾果然醒過來了。

依舊是那套說辭，體虛，需要靜養，少受刺激。

送走李大夫，林廣和徐慧說了幾句關心的話，便帶著林一苗離開。

一出西偏院，林廣就指著林一苗，恨鐵不成鋼的訓斥道：「這個時候，還跑去刺激妳姊姊幹什麼？」

林一苗真覺得冤枉死了，委屈得直掉眼淚，哭喊道：「父親，我沒有，真沒有。」林廣哪裡會信，全當她是在狡辯，板著臉狠狠教訓了一頓，還責令她以後沒事不許來西偏院。

林一禾崩潰的撲在徐慧懷中嚎啕大哭，「娘，我沒有刺激林一禾，沒有，真的沒有！」

徐慧心疼女兒被林廣罵到哭得這麼慘，忍不住埋怨，「夫君，方才那番話重了，看看咱們苗姐兒難受的。」

林廣素來對這個女兒帶有偏愛，自打她出生起都是捧在手心裡寵，哪曾見過她在自己面前哭得這麼淒慘，加上妻子也出聲了，便沒繼續訓斥，但不讓林一苗去西偏院的事，還是又強調了一遍。

林一苗哭得根本停不下來，一抽一抽的，上氣不接下氣。

她真是太委屈了，活了十五年沒像今日這般委屈過，先是在外頭受氣，回家還被父母冤枉，越想越不甘，林一苗腳一蹶，哭喊道：「你們都這樣冤枉我，我不活了！」

說完，直往花園湖的方向衝。

徐慧被嚇到了，對著幾個婢女大叫，「還不趕緊去攔住小姐！」

婢女們反應過來，趕忙追上去。

林一苗這湖自然是沒跳成，可也把徐慧和林廣嚇得夠嗆，陪女兒回北院的路上哪還敢訓斥，直換著法子哄。

可即便這樣，林一苗也一點沒覺得好受，仍在不斷強調她沒有對林一禾做什麼。

「娘信妳，娘信妳。」徐慧也不在乎林一苗做了什麼了，女兒哭得這麼慘，她的心都被哭碎了，只想順著女兒的意思，好讓她儘快停下來，別把人給哭壞了。自己這輩子就生了這麼一兒一女，兒子待在國子監讀書，一年就能回來那麼幾次，陪在身邊的就這個女兒，矜貴著呢。

林一苗絕望了，自己的母親還不瞭解嗎，看眼神就知道她根本沒相信自己，她總算體會到了什麼叫比竇娥還冤，又是一番嚎啕大哭，喉嚨都哭沙啞了。

徐慧心疼得直喊心肝，不斷拍打著林廣，哽咽罵道：「都是你，禾姐兒本來就是弱不禁風，動不動就暈倒，幹麼非冤枉我們苗姐兒！」

林廣也有些後悔了，所謂關心則亂，昨日國師和他說，禾姐兒的八字已經報給皇上，皇上也囑咐禮部那邊加緊立新后典禮，他不是怕這節骨眼出事嗎？

「是我的錯是我的錯，爹不該冤枉妳。」

林廣服軟，林一苗也哭累了，最後在父母的溫聲軟語中沉沉睡去。

看著眼睛腫得跟核桃一樣的女兒，徐慧心裡恨死了林一禾。

那個病秧子，讓她女兒受了這麼大委屈，這筆帳她一定會討回來的。

Crescent Family